

曾希邦 著

微言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

曾希邦 著

微言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微言/曾希邦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2.12
ISBN 978-7-5474-0819-3

I. ①微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9430号

文稿统筹 杨 翱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3毫米×210毫米

10印张 10幅图 22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序

蔡 澜

曾希邦先生，是我多年好友。

我们的友谊，建立在我对他的尊重。曾先生的阅读和兴趣涉及多方面，每一项深入地研究，令我佩服不已。

早在当学生的时候，曾先生兼职当副刊编辑，我投稿。那时候他在家父服务的机构任正职翻译，我到公司去找父亲，遇到曾先生，向他道出我的笔名。

“原来是你。”他心中一定在说：“原来是你这个小子。”

拿到稿费，就去花天酒地，在酒吧遇到曾先生时，他说：“怎么又是你。”

那段时间，曾先生热心摄影，我和一个叫黄寿森的同学跑到他家，在那间用黑纸封窗的洗手间内冲印菲林。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。

后来我到日本留学，于是失去联络。但我一直对这位长辈念念不忘，有机会返星，必找他促膝长谈，经他的指导，多读了很有意义的文学及艺术的书籍，才没走冤枉路，得益不浅。

在香港定居下来，我们的书信从不间断，后来我写专栏，有许

多往事都是好题材，苦于记性不好，请曾先生把那些函件寄下，已有数十箱，从中翻阅，才让一些埋葬了的记忆复活过来，记载于文字上面。

这一两年，我热心微博。鼓励曾先生参与，想不到他也迷住，每日只限发三条，但在这三条短文之中，包含了多少的智慧，网友们都看得出来，拥护者不少。

微博并不能满足众多的读者，当今有幸，曾先生把他各方面的心得，分成谈自己、谈微博、谈饮食、谈男女、谈中国文学、谈外国文学、谈翻译、谈摄影、谈书法、谈绘画、谈音乐、谈京剧、谈影视等章节，将严肃题材侃侃而谈，像一位长者与一个年轻人的对话，内容极为丰富，文字非常之活泼生动，相信各位读完之后，也会被他的学问感染，也会像我一样地敬佩这位长者。

微博中最多人问的，是应该怎么做人？怎么做学问？

曾希邦先生在这一本书中指导了我们一条大道。跟随着他，年轻人，你们不会迷失方向。

编者序

杨 翱

从少便是蔡澜先生的忠实读者，蔡先生的每一篇文章，都读过数遍。蔡先生笔下的人物，每一位的形象早已深深烙印在脑中。曾希邦先生，是其中一位。在我心目中，曾先生是一位温柔敦厚的长者，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。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，收到蔡先生在微博上的私信，要我协助曾先生开设微博，我当然义不容辞，马上便为曾先生注册账号。在这期间，我与曾先生互通电邮。书信之中，除了谈及微博上的种种技术问题，我也借机向曾先生请教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曾先生一一细心解答，令我获益良多。从此，我称他做希邦老师；他也不嫌弃，称我做小翱。与希邦老师的对话之中，更印证了他在蔡先生笔下的形象。

希邦老师很快便迷上微博，每天清晨发短文三篇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谈，与万千网友分享他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渊博的知识。希邦老师开设微博一年多，便写了一千五百多条微博。这些短文之中，蕴含智慧无穷，结集成册，便是一本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。

微博上的文章以日期来排序，网友们想重温某类题材的文章，

查找起来相当困难；故《微言》以内容分章，共十六章。网友读完此书，便如跟随希邦老师上了一个学期的课，肯定得益甚多。

如今，希邦老师还是每日写文，与网友交流。这本书的出版，代表着一个学期的完结，另一个学期，已在继续。人生这一门课，有曾希邦先生这位好老师从旁指导，会有趣得多、充实得多。

目 录

一 谈自己	001
二 谈微博	055
三 谈世事	069
四 谈饮食	103
五 谈男女	119
六 谈中国文学	137
七 谈外国文学	173
八 学汉语	185
九 学英语	191
十 谈翻译	197
十一 谈摄影	233
十二 谈书法	247
十三 谈绘画	255
十四 谈音乐	275
十五 谈京剧	289
十六 谈影视	293

一
谈自己

我的嗅觉相当灵敏。我爱闻女人体温蒸发出来的香水味。我讨厌醉汉呼出的酒味。我爱闻绅士吐出的高级雪茄烟味。我讨厌邻家飘来的煎咸鱼的气味。我爱闻榴莲的特殊气味。我不喜欢女人佩戴茉莉花的花香。我喜欢婴儿的体香。我讨厌报纸的油墨味。我喜欢汽油的气味。我讨厌新钞票的气味。我喜欢我家的寒酸味。

失眠之苦，苦于吃黄连。黄连没吃过，想必苦得要命。总之，失眠很难受。我偶尔失眠，躺在床上，眼瞪天花板，脑子里乱哄哄的，胡思乱想。没有安眠药，于是我数 1234，数绵羊。没用。于是我背宋词。也没用。于是我默诵“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”，说也奇怪，我居然不省人事，安然入眠了。

蔡澜先生为我吹嘘，说我英文程度好，大家都相信他；我说我略懂英文，但不及格，却被斥为“不老实”。我略懂英文，但不及格，这是实话。我发誓：若有半句虚言，天诛地灭！我不愿我的浅薄，貽误网友。我也不想献丑。这就是我不愿在这里谈论 ABC 的原因。

我接触莎剧原文，只限于四大悲剧。深切了解的，只有《王子复仇记》和《凯撒大帝》的片段。那就是王子教演员念台词的片段，以及安东尼在广场演说那一段。念莎剧，有特别的念法。教我念莎剧的启蒙老师，是莎剧演员兼教授密恩夫人的学生。他能弹肖邦妙曲，能人所不能。他是我朋友的孩子，当时只有 7 岁。

假如说，我玩“微博”玩得不知老之将至，那是骗人的。不必

照镜子，我可以看到自己的白发、皱纹、龙钟老态。耄耋老人怎能不显老？但在心理上，心境上，我还算年轻。年轻人爱玩的游戏，我也可以凑上一脚。辛弃疾有一首叹老的词，词的最后两句如下：“老境竟何似，只与少年同。”这似乎是在为我写照。

高龄竟博得了一些网友的同情，这份同情应该不含怜悯吧。我闭上眼睛，忽然觉得热泪盈眶。多年的孤寂，赢得如许热忱的赞许，真叫我不知所措。

和友人谈写作，我说，我看别人写的并不怎么样，一旦自己动手，写出来的更差。这就是所谓眼高手低吧。他笑笑，指着我的眼睛，然后指着我的手，说：“本来就是眼高手低嘛。”我默然无语。我心目中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既适用于人，也适用于自己。我钦佩那些文才如水文笔似花的人，我愿意向他们磕头。

录制声带，先要录制母带。我来到唱片公司的录音室，独自一个，对着麦克风，全身发抖，直冒冷汗。我深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朗诵。玻璃窗那边的技术人员摇手，叫我重新再念。我停顿了一会儿，调整呼吸，从头再来。最后，我抓到了旋律，一帆风顺地念完。技术人员竖起了大拇指。录音过程，告一段落。

每天听点音乐，看些图画，背几首诗，我就是这样来充实我的生活。我喜欢听小提琴独奏。中国的音乐演奏家，用二胡演奏西洋乐曲，真是一绝。可惜“土豆”、“优酷”、“六间房”等网站，

在播送节目时，往往发生故障。

我喜欢听人朗诵，朗诵散文，朗诵诗。朗诵的人，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，声学的训练，以及表演的天赋，缺一不可。大致说来，一个有舞台经验的演员，朗诵起来，总比一般人念的要动听得多。我听过孙道临朗诵唐诗。我听过濮存昕朗诵“大江东去”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不曾听过比这两位朗诵得更好的朗诵。

假如我会拉小提琴，我希望我能拉得像海菲兹。假如我会画画，我希望我能画得像大涤子。假如我会写诗，我希望我能写得像李商隐。我什么都不会。幸而我有听音乐的耳朵，我有看画的眼睛，我有读诗的大脑。我能欣赏人世间最最美好的事物，此生已无遗憾。我很幸运。我很满足。

鬼节来临，多户人家烧纸钱，以表心意。我这种不信鬼神的人，看在眼里，总觉得不是味道。我的看法不对，我知道。可是，我无法随俗。要我把花花绿绿的钞票，换成“冥国银行”的外汇，然后用焚烧的方式，汇给“阴国”亲人，我办不到。这关系到宗教信仰问题。我尊重别人的信仰，也希望别人尊重我。

在她的宿舍里，桌上摊开《名曲 101 首》，我和她合唱民谣。她的歌声，经历了 60 年的岁月消磨，仍在我耳边萦绕。在灼热的柏油路上，我和她并肩疾走。她额上的汗珠，颊边的笑靥，经历了 60 年的岁月消磨，仍在我眼前闪烁。不是花前月下，也不是月上柳梢头，

最初的邂逅，一味地美得令人发愁。

喜欢看女人玉手的习性，给一位好友看出来。他说，这无伤大雅。一天，这位朋友约我茶叙，我欣然赴约。进了茶馆，见他早已在座，旁边坐着一女郎。朋友说：“老曾会看手相。”我听了一愕，但随即领会他的用意。女郎伸出手，让我看掌纹。我抓住她的手，看手掌，胡说一通。她高兴，我也高兴。那双手真美。

我常常做梦，梦见自己在外旅行。投宿之处是间小客栈，我把房门钥匙带在身边。随后，我独自在荒山里奔跑，越跑越快，好像在飞。飞倦了，我想回客栈。可是，客栈在哪里？客栈叫什么名字？房间号码是几号？我一点也记不起来。像这样的梦，一再重复。我自己探讨的结果是：我缺乏安全感。

我曾向人借钱。一个堪称莫逆之交的友人，在受过我多次事务上的帮忙后，热情地对我说：“如有金钱上的需要，尽管开口。”我唯唯。后来，我因需钱遂写信求助。他回了信。信里有传道小册和字条，字条上写着：“你寻觅，你便找到。”

我说了个向人借钱的故事，亲身经历，绝非杜撰。钱没借着，倒背了个婢膝奴颜的黑包袱，真是失算。不过，这段经历，印证了毛姆笔下《济急朋友》的真实性。

我的左边下腹处，时觉微痛，我怀疑盲肠出了毛病。于是，我

去附近的诊所找医生。医生给我检查。我问道：“是盲肠炎？”他笑笑：“盲肠在右边。”我自己吓自己，说明了半知比无知更危险。

我怕数学。代数，几何，三角，是什么东西，早就忘了。但算术里的难题，如鸡兔共笼，却忘不了。它仍在脑子里磨折我。笼里有鸡，有兔，鸡两只脚，兔四只脚，现有脚这么多，问鸡有几只，兔有几只？哎哟，天呀！这简直要我的命。所以，我看到鸡或兔，心有余悸。我怕数学，怕算术，可是， $1+2=3$ 我还是懂的。

脚肿，肿得像猪蹄，于是找家庭医生。我自以为，这是跌倒的后遗症，家庭医生摇摇头，说：“血压药有问题。”原来在脚伤期间，治血压的药吃完，没去添补；伤愈后，去综合诊所拿药，那里的医生发现我血压高，把药的分量加重。家庭医生在未给我检查之前，先说出病由，真神。这是寻求“第二意见”的好处。

“玩物丧志”这四个字，据说是来自《尚书》。且不管它的出处，它具有警惕意义，无可否认。我向来没有什么大志，即使有，也早已丧尽。我玩相机，玩邮票，自嘲是志丧而后玩物。现在，和年轻人一道玩“微博”，我担心大好青年会不会玩物丧志。

第一次到北京观光，登长城，充好汉，访故宫，扮皇帝，感觉很好。但我急着要看天桥。我要看打鼓板的，拉洋片的，唱快板的，说相声的，体验这个市井娱乐中心的生活，看看这个藏污纳垢的地区，怎么会产生如许传奇。天呀！天桥不见了。整个天桥地区变了，

在城市规划计划下，星移斗转，旧的倒下，新的树立。

从菜市场回来，走到住家附近，摔了一跤，踝骨折裂。随后绑上“气囊护腿”，像个机器人。这是五个月前的事。现在虽然逐渐复原，行动自如，但左脚还有浮肿。经过这么一跌，元气大伤。路走多了便气喘，买菜提个菜蓝也嫌重，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。然而，没撞坏脑，没变成植物人，幸哉！

有一位友人的太太，不经意地对我说：“你呀，很纯，就是没钱。”没钱是真，纯倒未必。纯大概是指天真未凿，入世不深。其实，我只是洁身自爱。至于钱，我的确没钱。我不会赚钱，也不会理财。我常把整个月的薪金，放在口袋里，自诩为最阔气的穷措大。有人骂陈水扁穷得只剩下钱，这样说来，我是个阔佬。

我犯了罪，而且罪恶多端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虽然罪恶多端，但不至于无恶不作。我自负，我纵欲，我贪婪，我贪食，我愤怒，我妒忌，我懒散。我犯了这七宗大罪。这算罪恶？是的。十三世纪道明会神父阿奎纳是这么说的。

我曾经被人“炒鱿鱼”，那就是叫人踢走，砸了饭碗。当时，他们给我的处罚，是停职停薪。这是违法的，但我接受了。家无宿粮，日子怎么过？幸亏天无绝人之路，友人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。次日，我心情大好，在家喝啤酒，乘兴写了一幅打油式的对联：“停职停薪，几乎饿死；有吃有穿，好不快活。”

这是个数码时代，什么都离不开数字。像犯人一样，我有身份证号码。我有住家门牌号码。我有住家的电话号码。我有手机号码。我有银行存折号码。我有信箱号码。这些号码，我都记牢，记忆力还算不错。我记号码，有个诀窍。我把号码换成谐音，譬如说，97775479 就是“酒器齐集，无事吃酒”。

我没有宗教信仰。回教、兴都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以及佛教等教会的教堂寺院，都有我顶礼膜拜的痕迹。我始终未能接受任何教义，也未能成为信徒。但我尊重一切宗教信仰。所有宗教都强调一个善字。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八个字，最获我心。

多年前，我给一个混种女孩拍照。不用说，她很甜，很美。这个女孩坐着，摆姿势，随口说道：“Some say that I am photogenic.”我迟疑片刻，应道：“I don't think so.”女孩听了，脸色大变，哭了，跑了。我莫名其妙，尽在那儿愣着。天呀，那时我根本不认识“photogenic”这个字。

一位网友在她的评论中，用了法语 C'est la vie，意思是“这就是生活”。英语借用了不少法语，如“au revoir 再见”、“bon voyage 旅途愉快”等。有一天，我听黑人歌手 Eartha Kitt 唱《C'est Si Bon》，听起来，好像在叫“曾希邦，曾希邦”，叫得好肉麻。但从此我多懂了一句法语。

我家没有必要安装门铃，既然装了，也就算了。我家装的门铃，是那种有线的，坏了，换了个无线遥控的。不一会，门铃响了，开门一看，没人，准是顽童恶作剧。过了不久，门铃又响了，开门看，还是没人。于是，我让大门敞开，看谁在捣鬼。就在这时，铃声大作。原来门铃有毛病。我疑神疑鬼，心术不正。

我喜欢吃巧克力。别人口袋里装香烟，我装的总是巧克力。如今年纪大了，吃得少了；不过，对巧克力的诱惑，仍无法抗拒。我常在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张望，望梅止渴。这一天，正当情人节前夕，我走进那家店铺，向店员说：“给我一盒最好的。”女店员把糖递给我，对我笑笑，仿佛在说：“老家伙还养二奶。”

春节快到了，每个人的心情不同。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期待着他们的美梦在新的季节里实现。我没有什么美梦。我只想看看春节晚会。在晚会上，我可以看到或听到渐趋式微的京剧。以往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哼一两句京剧，如今，你唱京剧，别人朝你瞪眼。消失了的，会不会重新出现呢？

人老了，总是悲秋，悲西风，悲夕阳。我回顾一生，看着背后的崎岖狭路，满是荆棘，满是虫豸，不禁对自己说：“我是怎么走过来的？”走了这么一段漫长的路，的确有点累了。生若不足恋，老亦何足悲？干吗悲？学学李白，唱唱《将进酒》。

一生坎坷，苦多乐少。你问我我有什么？我说我什么都没有，除